

书香茶座

为多彩贵州之美插上翅膀

□ 叶小文

编者按:

著名文章大家、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先生的力作《穿越时空之美:梁衡笔下的多彩贵州》近日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是梁衡先生与贵州38年不解之缘的结晶,是一部将贵州自然山水、历史人文与时代精神完美融合的好书,也是宣传推介贵州文旅的精品力作。著名文化学者叶小文为本书作序,他评价“此书为多彩贵州之美插上翅膀,于贵州文旅之宣介推广,其力千钧。梁衡先生,乃当代文章大家,其笔纵横,文采斐然。由这样一位文化大家亲撰美文,为贵州山水人文立传加持,其影响力自非寻常可比拟。”现将叶小文先生所撰序言刊发,以飨读者。

赶场吃剪粉

□ 王杰

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漂多久、走多远,一口家乡味,总能瞬间唤醒藏在味蕾深处的绵绵乡愁。所以我至今保持着这个习惯:每次回老家,都要先找个剪粉摊嗦碗剪粉,找找儿时的感觉和家乡的味道。

在我的老家贵州黔东南,夏天赶场必吃剪粉。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黏着大人去赶场,哪怕从村里到集市上要走十多里山路,哪怕顶着炎炎烈日也兴致勃勃,就到集市上吃一碗剪粉。

剪粉摊一般不设固定门店,大多是赶场天在集市街道两旁摆摊。摊位也极其简单,要么在树荫底下,要么撑着一把大遮阳伞,伞下摆两条长凳,长凳上架一块长约2米、宽约1米的木板,木板上整齐一字摆放着各种调料,中间层层叠叠摆着纸张大小厚薄的剪粉,上面盖着一层透明的纱布防蚊虫。

一旦有客过来,摊主就会娴熟地掀开纱布,小心翼翼地揭开剪粉,用剪刀剪成一截一截的,放在敞口碗里,然后行云流水般加上调料,端给顾客。有的顾客讲究现做现吃,摊主还会在旁边架起锅铲,锅中舀入半锅水,水上放着像抽屜般的铁皮蒸笼,旁边放着一桶米浆。

来客吆喝一声“嬢嬢,来碗剪粉”,摊主就抽出蒸笼里的蒸箱,在上面刷一层薄薄的菜籽油后,舀一瓢米浆倒上,前后左右倾斜,使米浆均匀摊在蒸箱上,再将蒸箱放回蒸笼里,借助锅中沸水产生的蒸汽将米浆蒸熟。大概10秒种后,摊主抽出蒸箱,放在一旁冷却定型,待完全冷却后就将蒸箱倒过来,沿着蒸箱边沿将一整张剪粉慢慢揭下来。刚出炉的剪粉薄如蝉翼、洁白无瑕、晶莹剔透,散发出浓浓的米香味。

一碗好吃的剪粉,佐料是灵魂。粉摊上的坛坛罐罐装的都是吃剪粉必不可少的调料,有油盐酱醋等基本调味料,也有一些秘制配料,比如自家腌制的酸菜、煮断生的黄豆芽,还有切成细丝的海带、自制的番茄酱、切成丁的酸萝卜以及用顶坛花椒熬制的花椒油等。最重要的一味调料是辣椒油,剪粉好不好吃,主要看辣椒油熬得地不地道。地道的辣椒油焦而不糊、辣而不燥,吃起来唇齿留香、回味悠长,即使拌饭也津津有味,能比平时多吃上一碗。

剪粉放好各种调料,来一小把炒熟的黄豆盖帽,再用筷子来回翻拌,使得每一片剪粉与调料充分混合。夹起一片往嘴边送,不用张嘴,只需要抿住一端,然后吸溜一下,软糯丝滑的剪粉立马就能嗦进嘴里,因此,我们很少说“吃”剪粉,而叫“嗦”剪粉。

当然,剪粉还可以“裹着吃”,将各种调料拌好后,均匀涂在整张剪粉上,然后将剪粉卷起来吃。这种吃法的好处是不用碗,可以带走,想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吃。

30来年前,剪粉大概二角钱一碗。但对于当时并不宽裕的父母来说,这两角钱也得精打细算,能省则省。我读小学后,能跟着父母去赶场的机会少了很多。为了“补偿”我,父母每次都会裹几筒剪粉带回来,那种味道,至今难忘。

母亲尝试过自己做剪粉。先将我们当地特有的贵潮米泡水,第二天捞去沥水后,用石磨磨成米浆,再用筛子过滤掉没有完全碾碎的米粒。然后取来一把小麦面粉,倒入米浆内充分搅拌后静置半个小时。接下来利用这个空档烧一锅开水,再照葫芦画瓢重复剪粉摊嬢嬢的动作,就能得到一张张完整的剪粉。其实做剪粉不难,老家很多当家掌勺的妇女都会做。但因为磨米浆耗时费力,农忙时根本没有这工夫和耐性,一般只有农闲的时候才有这精力。

近年来,随着贵州大力发展旅游业,安龙剪粉、兴仁牛肉粉和兴义羊肉粉这“金州三碗粉”的名气越来越响,很多来旅游的人都会慕名先尝尝这“三碗粉”。

去年国庆假期,我领着妻儿回黔东南与父母团聚,顺便游玩了老家附近的景区。景区门口有好几家剪粉摊,前来品尝的游客络绎不绝。有个摊主还是村里的亲戚,按辈分我得叫表奶。她告诉我:“现在在景区门口摆摊卖剪粉,生意很好,不光活路轻松,收入也高多了。”

如今的黔东南,以“金州三碗粉”为代表的山地美食与山地农业互推、与旅游业互利,成为越来越多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门路好渠道。

■ 王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民族文学》《当代小说》等。

乡愁记忆

文章大家梁衡先生是贵州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都住在万寿路边的一个院里。早晚散步溜达时常见,交谈中绕不开的话题自然是那片土地——贵州。无论是其经济发展的步履、文旅创新的探索,还是青山绿水的韵律、民族风情的画卷,乃至媒体生态的脉动、老友新朋的温暖往事,梁衡先生竟如数家珍。其洞察之深刻、细节之精微,令我这位“老贵州人”有些自愧不如,更心生欢喜。他对贵州的熟悉与深情,早已超越了一个观察者、书写者。

今闻贵州的同志、朋友,将梁衡先生多年来撰写的十多篇关于贵州的锦绣文章荟萃成集,付梓出版。书里还辑录了十多位贵州各界人士的品鉴感言,其中多位亦是我相熟相知的故友,读的倍感亲切温暖。这无疑是一桩泽被后世的大好事,我欣然为之击节赞叹!

首先,此书于贵州文旅之宣介推广,其力千钧。梁衡先生,乃当代文章大家,其笔力纵横,文采斐然。由这样一位文化大家亲撰美文,为贵州山水人文立传加持,其影响力自非寻常可比拟。坊间早有传闻,国内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点、景区,一经梁衡先生妙笔点染推介,旋即游人如织,声名鹊起。我深信,此书面世之后,书中那些被梁衡先生赋予独特文化品格与生命温度的所在——“金钉子”地质奇观的厚重沧桑、“韭菜坪”云上花海磅礴壮丽、“时间溶洞”里水滴石穿的永恒哲思,以及“多彩贵州”这一品牌所蕴含的无限生机与可能——必将吸引更多探寻的目光!这本《穿越时空之美:梁衡笔下的多彩贵州》,正是搭载着贵州独特山水人文的方舟,必将飞向更辽阔的时空。

其次,梁衡先生书写贵州的文章,其文学价值之醇厚,如陈年佳酿。他的文字,不仅止于记录与描摹,更是对贵州风骨的一次次精微镌刻。其笔力雄健处,可状乌蒙磅礴、万峰成林的恢宏气象;笔触细腻时,又能捕捉苗岭晨雾的氤氲、侗寨鼓楼檐角一滴清露的剔透。尤为难得的是,他将那些原本属于地质学、生态学、民族学的冷峻术语,点石成金,赋予了诗意的灵魂。当“金钉子”不再仅仅是地层年代划分的标志,而成为地球亿万载时光庄严的刻度;当“时间溶洞”中那亘古不息的水滴声,被聆听为时间本身沉重又轻盈的步履……这正是梁衡先生化“物”为“灵”的非凡功力。他笔下的贵州,山川草木、风土人情,皆被赋予了可触可感、可思可悟的生命与情感,实现了从具象物态到精神意象的升华。

老家木房旁边的土坎上,有一排苍翠的果树,是父亲一棵棵亲手栽下的,也是属于父亲的特殊记号。

那排果树每一棵都和一个孩子的啼哭与欢笑有关。大姐出生那年,父亲在土坎靠东边栽了一棵桃子树。二姐、三姐出生后不久,他在桃子树旁栽下一棵李子树和一棵柿子树。后来我出生了,他又在那排果树的最低处,栽下一棵柚子树。

我们姐弟儿人总是格外关注着那几棵树的长势,三天两头就往土坎上跑,或清扫、或除草,将树的周围打理得干干净净;有时浇水、施肥,将树照料得郁郁葱葱。有一次,为了剔除搭在木房瓦上的枝条,我差点从木梯上摔下。父亲得知后没有责怪我们,只是对我们说:“今后我负责这排树的修剪。”

我们有时带着书本和小板凳,坐在树下大声朗读课文,读累了就看树下的蚂蚁和树叶间漏下来的阳光。有时会用一根竹竿量一量树的高度,它们长得太快了,竹竿都量不过来……仿佛,那些树就是另一个自己。

果实快要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天天去这几棵树下观察,盼着桃子、李子、柿子赶紧“红透”。有时,那些果实会趁我们不注



《穿越时空之美:梁衡笔下的多彩贵州》

再者,其文思想价值之深邃,直指时代脉动与人文关怀的核心。梁衡先生对贵州的书写,绝非浮光掠影的猎奇,而是深潜于其历史肌理与现实发展的深沉思考。忆当年,他尚在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任上,便亲率精兵深入黔中腹地调研采访,一篇《贵州:蓄势待发谋跨越》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引发热烈回响,至今思之犹见其真知灼见。他的文字,始终敏锐地捕捉到这片土地上涌动的变革力量与创新精神。尤为可贵者,他对贵州民族文化的书写和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与对“美美与共”和谐境界的观察,其思想之光,力透纸背。他的《来自天国的枫杨树》一文谈到了哲学、道德等问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一只彩蝶》的短文与之交流探讨道:“一个心胸狭窄的灵魂,总是把不同视为对立,将差异变成仇敌;而对于一个襟怀博大的精神来说,不同意味着多姿多彩,差异包含着统一与和谐”。当然,前提是这种现实表现没有偏离爱国爱教、增智向善的正道。

梁衡先生常言:文章为思想和美而写。最后,不得不提其文章美学价值之独特,在于构建了一种宏大与精微交织、历史与当下对话的壮阔格局。梁衡先生胸有丘壑,眼纳古今。他观照贵州,常怀“大历史观”与“大地理观”。在他笔下,磅礴的喀斯特地貌是地球史诗的壮丽章节,幽深的溶洞是时间沉淀的神秘仓库,古老的屯堡是汉文明在边地镌刻的活化石,而悠扬的侗族大歌则是穿越时空的天籁回

响。他宏观展现贵州的天地大美,又以显微镜般的细致,精准捕捉一花一叶、一颦一笑间的神韵。他让贵州的山川地理承载起历史的厚重,让古老的文化遗存在时代的阳光下焕发新生。这种将自然奇观、历史纵深、人文积淀、时代精神熔铸一炉的美学建构,使得他的文字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和魅力。

本书主编向我提及,若以省区计,梁衡先生写贵州的文章竟有近二十篇,比写他故乡山西的文章还多。梁衡先生亦常以“新贵州人”自许。这不禁引人深思:究竟是什么,如此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学贯古今、思想宏阔、笔力千钧的大家,将其深邃的目光如此持久地投向贵州?是鬼斧神工的自然造化?是斑斓多姿的民族风物?是深厚独特的人文积淀?是贵州人身上那股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精气神”?还是这片土地在时代大潮中不甘人后、锐意创新的蓬勃脉动?抑或是某种难以言喻的缘分,甚至是某种精神层面的“量子纠缠”?答案,或许就藏在他那饱蘸深情的文字里,藏在那一次次穿越时空的凝视之中。

梁衡先生如此倾心为贵州鼓与呼,将才情与思考寄寓于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份沉甸甸的情意,我们贵州人当倍加珍惜、深怀敬意!此乃贵州之幸,亦是为文者、习文者之幸。如今,这些书写贵州的美文集结问世,更是爱书人、读书人的一大福音。

对于一个作家最大的尊重与热爱,就是去读他的作品。在青山绿水间,在清风徐来时,让我们安静地坐下来,翻开《穿越时空之美:梁衡笔下的多彩贵州》,跟随梁衡先生的笔触踏上那片我们共同深爱的土地……期待梁衡先生更多的美文问世,特别是写贵州的。是为序。

■ 叶小文,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原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著有《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化对抗为对话》《从心开始脚步》等。

果树的“记号”

□ 马晓鸣

意,“啪”的一声掉在我们面前,扬起一片尘土,“吓”我们一跳。

我们会用竹竿或石头去摘树上的果实,欢声笑语偶尔还会吓跑在附近觅食的鸡鸭。劳作归来的父亲则静悄悄在一旁,看一下树又看一下我们,边抽着旱烟边念叨:“桃子树是和茂芬一年的,李子树是和长芬一年的……”

这些果树像天然的宝库,从夏天的桃李到冬天的柿子,为我们提供美味。有时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就喊我们去摘些桃子李子或柿子来待客,当我们用竹篮提着那些红彤彤的果实回来,客人的脸上总是挂满笑容,连声说:“你们客气了、客气了。”

按父亲的规矩,柿子树上的最后几个柿子是不能采摘的。父亲说:“那是留给小鸟们过冬的,小鸟们下平时捕捉害虫,它们也是功臣,应该奖励它们。”不过有时候,小鸟们也没有来品尝那几个柿子,直到第二年春天,几个柿子才在春风里离开枝头。

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偏偏在

我们姐弟一出生时,就要栽下一棵树呢?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问过父亲,土坎边的果树成了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试题。

再后来,我自己也成为父亲。思考了多年,我为这个题目想出了两道答案:父亲用一棵棵树把对孩子的祝福栽进这片土地,是希望我们长成参天大树?又或者当我们长大后离开老家时,他可以把这些树视为儿女陪伴在身边?

岁月无声,果树无言。如今,每当秋风乍起,我仿佛又听到了父亲的念叨声,又闻到了土坎边果实的香甜。

■ 马晓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人民文学》《诗刊》等。

风物寄情

诗花烂漫

秋野三记

□ 胡光贤

稻香飘飘

秋色渲染万亩梯田
金黄成为这片热土的主角
秋风掀起层层稻浪
窸窣窸窣的声响漫入耳畔
一场丰收的盛宴,缓缓登场

蜻蜓在稻丛间缝缝
成双成对穿行于梯田
孩子们奔跑在田埂捉蚂蚱
把蚂蚱串在狗尾巴草上
掘一方小土窑,燃起田野烧烤

农人满身汗水,脸上漾着欢喜
手握镰刀,收割一穗穗稻谷
调皮的红米粒挣开谷壳
悄悄打量秋日的艳丽
浓郁稻香弥漫整片梯田
伴着秋风,领受大地的馈赠

远处,蝴蝶循着香气飞来
沉醉在秋收景象里
远方的客人如约而至
尽情感受金秋田园
稻香飘飘
邂逅秋日好风景

秋田苞谷

花甲之年的父亲
始终守着十几亩苞谷地
聊起田里的旧事
他总是侃侃而谈
如同执教半生的师长

秋天,是父亲最欢喜的时节
收获亲手耕耘的金黄玉米粒
他目光细细扫过地面
不愿落下一粒粮食
每年我都会陪他掰苞谷
苦与喜交织在心头
苦在手掌总要酸痛数日
喜在能和父亲共享秋收

银杏秋思

一片片金色扇形叶片
悄然脱离枝干
奔赴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
于秋风拂动,盘旋起落间
化作一只只金蝶漫天飞舞
向着树干作最后的道别

它们飘落泥土
静卧尘土之中
化作养料滋养老树
陪它熬过萧瑟、深秋与凛冬

■ 胡光贤,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散文百家》《文学港》《贵州作家》等。